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美國決議草案不是一件修正案; 雖然它被稱為修正案, 其實是一件單獨的決議案。這兩件決議案的(a)段幾乎是相同的, 因此如果我們決定在這次會議或今天下午的會議上表決關於停止戰鬪行為的(a)段, 本人現在就準備接受該段。這樣一種決定是宜於採取的, 但其餘問題, 包括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所採行動的評斷問題以及正在印度尼西亞境內發生的事件的

評斷問題, 須暫時不作決定。在這種條件下, 本人願意投票贊成(a)段, 而且比較贊成澳大利亞的那一段。

主席: 哥倫比亞代表提出了延會動議, 這種動議應優先處理, 本人現將此動議付表決。

延會動議通過。

主席: 下次會議將於今天下午三時舉行。

午後一時二十五分散會

## 第一百七十三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EL-KHOURI (敘利亞)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 二六九.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荷蘭代表 *Mr. van Kleffens* 及印度代表 *Mr. B. R. Sen*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 我們將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今天上午的第一百七十二次會議中開始討論的。本人要提請理事們注意一點, 即發言人名單上已經有十位要發言。我們的時間十分有限。我們希望儘速接受一個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 俾我們能够在今天下午進行關於希臘問題的討論, 這樣便可無須在今晚舉行另一次會議。因此本人要向各理事重複提出本人的請求: 請各位的發言儘可能簡短。

Mr. VAN KLEFFENS (荷蘭): 本人可否提出一個程序問題? 本人剛才接到通知, 知道海牙方面大約將在一小時半內打電話給本人, 給本人以新的指示。本人不知道這些訓令是什麼; 可是本人要求暫時停止討論, 因為這些訓令對於本人所採取的態度將有關係。本人不知道理事會中有沒有其他理事也遇到這樣情形, 但本人懇切要求將會議大約延擱兩小時, 藉使本人能獲知本國政府要通知本人的是什麼。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當然我們今天不會將印度尼西亞問題討論完畢, 但安全理事會今天宜就停止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戰鬪行為作一決定。人人, 或者幾乎人人, 已經就這個問題表示了意見。本人認

為 *Mr. van Kleffens* 和其政府代表的談話不致變更這種情勢。

Mr. PARODI (法蘭西): 今天下午本人準備留在這裏, 需要多長的時間就留多長的時間; 如果理事會認為必要的話, 本人還準備整夜留在這裏。就個人而言, 本人覺得我們最好整夜留在這裏, 達成一種明智的解決, 而不宜就這些問題匆促作一決定, 因為這些問題是很嚴重的, 我們不能魯莽從事, 而應徹底加以考慮。因此, 本人覺得 *Mr. van Kleffens* 方才提出的請求應當加以考慮。就是蘇聯代表剛才所提及的第一點也和本人將來要發表的意見有密切關係。因此本人認為我們最好在這次會議開始時專門討論希臘問題, 將來再回到印度尼西亞問題上來。可是, 本人要再說一遍: 本人準備留在這裏, 需要留多久便留多久。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 本代表團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緊急項目列入議程。<sup>1</sup> 在午餐前主席指出我們當在三點鐘繼續討論, 又指出發言人名單上大約有十位發言人, 其中末了一位是荷蘭代表。當然我們可以繼續下去聆聽這些代表的意見。這樣可以給荷蘭代表以其所需要的時間, 可參照各方所表示的意見發言。這幾天氣流不正, 電話不甚靈通, 本人深恐我們即使等到五點三十分或六點鐘, 也許仍舊不能繼續。我們認為必須在今天下午或今天晚間達成一個決定。

Mr. LAWFORD (聯合王國): 本人要支持 *Mr. van Kleffens* 的請求。如果我們在今天下午發言, 如果我們在今天下午作一決定, 則據本人看來, 如果我們不知道全部事實, 包括今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 補編第十六號, 附件四十。

天下午 Mr. van Kleffens 可能要告訴我們的各項事實，則我們實在不應發言，也不能採取決定。

本人贊同法蘭西代表的意見，也認為如有必要我們可以整夜開會。本人希望實際情形不會如此，因為根據本人在這些事項方面的經驗，本人相信早晨四時所作的決定不像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作決定那樣好。

本人還要附帶說一句：爲了禮貌和便利起見，本人認為我們應該依照 Mr. van Kleffens 的請求辦理。

**主席：**荷蘭代表的提案獲得理事會兩個理事的支持。這個提案有優先權，應該付表決。如果理事們同意將印度尼西亞問題延緩兩小時討論，我們當在那個時間討論希臘問題。

**Mr. SEN (印度)：**本人要支持蘇聯代表的立場，即我們應該繼續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討論，而無須等待荷蘭代表接到其本國政府的訓令。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已將停止戰亂問題和問題的主要部分——即當事國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分開了。

荷蘭政府已有充分時間考慮其立場。荷蘭代表在昨天第一百七十一次會議上作了一次十分詳盡的發言。<sup>2</sup> 據本人看來——本人希望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今天荷蘭代表提出的提案，其目的在使他能接獲訓令，這種訓令將使安全理事會無須採取任何決定。換言之，本人所恐懼的是荷蘭政府所作決定，其性質可能使這個問題不再由安全理事會予以處理。如果這就是荷蘭政府的目的，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應該予以反對。因此本人贊成繼續討論，而且採取決定，無須等待荷蘭政府的消息。

**Mr. LÓPEZ (哥倫比亞)：**如果荷蘭政府的代表現在或在一兩個鐘點之內被請發言，則本人十分願意贊同他的請求；可是情形並非如此。主席通知理事會說，發言人名單上有十位發言人，其中 Mr. van Kleffens 是末了一位。因此，本人實在不明白何以我們應該延緩討論。

本人十分懷疑在下午的會議中我們是否能聆聽各發言人的全部意見。Mr. van Kleffens 在今天下午或是在晚上的會議——如有必要——中將有充分時間表示其立場。據本人看來，這不僅是我們應該採取的合理的立場——繼續我們的討論——，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

離開我們的目的，那便是就這個要求停止戰亂行爲問題作一決定。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據本代表團看來，安全理事會過去的習慣和慣例指出我們應該同意荷蘭代表的請求，這是一個簡單的禮貌問題，不管我們對於所涉爭端或所謂訴訟當事者的意見是什麼。兩小時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安全理事會固當儘速處理事務，可是它也應在某種程度內尊重禮節。

本人認為爲顧全禮貌計，而不是爲了其他原因，理事會對於這種請求應予照准。本人不贊同印度代表所提出的理由，而且本人認為必須這樣說明。本人認為理事會任何理事或應邀列席理事會會議的任何國家的代表所提出的關於暫停討論的請求，不應爲了我們覺得他可能請求爲我們所不希望之訓令而予以拒絕。據本人看來這是一個十分感情用事的理由，而且這個理由包含着預斷的因素。

**主席：**本人認為無須就這個問題作其他發言。現在有一件停止討論兩小時的動議。如果理事會大多數理事接受這個動議，我們便將這樣辦。否則我們將聆聽本人已經提及的那些發言。

現在我們要將停止討論這個問題兩小時的動議付表決，以便處理希臘問題，希臘問題是議程上的次一項目。

**舉手表決。贊成者六票。該動議因未獲得七個理事的可決票，未通過。**

**主席：**至少在兩小時內這件決議案不會付表決，荷蘭代表的請求一定會予以滿足。現在我們就這個問題作一般討論。這兩個鐘點就用這種方法消磨。發言人名單上有十位發言人，其中第一位是聯合王國代表。

**Mr. LAWFORD (聯合王國)：**本人覺得美國代表在提出和解釋其對澳大利亞決議案<sup>3</sup>的修正案<sup>4</sup>時，曾說這件修正案不至於損害所涉及的法律及道德權利，也不至損害任何人覺得必須對主權問題採取的立場等等。本人了解他希望各方應該了解這一點，而且本人對於他作解釋時所考慮到的各項顧忌（據本人的解釋），確有同感。

據本人看來，如果我們的一件決議案造成一種先例，將來這種先例可被用來辯護違反憲章的行動，則我們這個理事會是不明智的。本人謹請美國代表相信促使我們採取這種方針的

<sup>2</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七號。

<sup>3</sup> 同上。

<sup>4</sup> 參閱第一七二次會議，英文本第一六五八頁。

不僅僅是法律方面的考慮。就我們而言，我們不能預斷這個爭端。

不幸，據本代表團的意見，我們所討論的決議案即使如美國代表團所重擬的那樣，也沒有完全避免本人所提到的那種困難。相反地，它預斷了法律立場，因為要求當事國停止戰鬥明確地含有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不適用之意。

聯合王國代表團曾建議理事會應表示鑒悉美國的提議。雖然本人並不特別要延長目前的討論，可是本人願意分發一件具有這種意思的決議草案。據我們的意見，此項提議的接受是最足以制止現在這種危險情勢的辦法，當然包括我們大家同樣感覺惋惜的實際戰鬥行為。雖然聯合王國和任何一國一樣切望終止這種情勢，可是本人不能投票贊成現在的澳大利亞提案和經美國代表團修正過的澳大利亞提案，深以為憾。因此我們也不能接受後來蘇聯提出的修正案。<sup>5</sup>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理事會當猶憶及本代表團在第一七一次會議上表示一種希望，即不致有涉及許多技術事項的冗長的程序性辯論，也不致有關於這個案件的是非曲直的冗長的法律論點。我們要求理事會採取現實態度。目前我們有兩個目標：第一，確保戰鬥行為的停止，第二，按照特定方式以公斷解決此項爭端，關於這一點我們願意接受中國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案，即“...或其他和平方法”。<sup>6</sup>

鑒於隨後的發展，顯然可見不論我們是否喜歡，我們終究要涉及各種技術事項。在某一個時期有人認為理事會可能在其歷史上第一次達成一個迅速的解決。但有些代表覺得理事會不應如此。本人體會到一種膽怯的感覺，深恐我們進行得太快。本代表團認為我們進行得並不太快；但是為了避免這一切技術事項，本人代表本代表團接受美利堅合眾國對澳大利亞決議案所提修正案，但當然以昨天支持澳大利亞決議案的同仁也贊成美國提案為條件。

惟一的區別是本人所提及的那兩種目標均保留下來。這個要求不是向一當事國提出的，而是向兩當事國提出的，這兩個當事國都有接受它的義務。這件決議案通過後，我們希望看到當事國準備予以執行的宣言，而且要立即看到這種宣言。

<sup>5</sup> 參閱第一七二次會議，英文本第一六六五頁。

<sup>6</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七號。

本人已經說過，我們不願意研究這個案件的是非曲直，但本人認為今天上午聯合國發生一件重要的事，這件事和這個問題有關。聯合國的另一個機關——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通過了一件關於國際貿易組織的決議案，內中邀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派遣代表參加夏灣拿會議。<sup>7</sup>

本人還有 Mr. Sjahrir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發表的下開陳述；“本人受權宣佈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願意接受任何公平的公斷，也願意遵從安全理事會關於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的決定”。這是七月三十一日發表的一件公開宣言。

為了這些理由，本人希望我們不再遲遲不作決定。我們歡迎美國修正案，將竭誠予以支持；我們希望這件修正案能在今天下午通過。

Mr. PARODI (法蘭西)：首先本人要將昨天在第一百七十一次會議上所說的再說一遍；現在在澳大利亞代表發表了陳述後本人要將這些話再說一遍。就本人而言，本人絕對無意要妨礙這個問題的迅速解決，但本人十分堅決地希望不輕忽地看待可能十分嚴重的決定。

我們的澳大利亞同仁在我們之中享受極大的威信，因為他總是就憲章的條文作了精細而慎重的研究後才提出提案。

至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自從昨天傍晚以來，我們對於所討論的各項事實的實質已經得到了若干情報；可是我們不能說我們已經獲得了十分充分、甚至完備的情報。可是昨天我們所聽到的陳述顯示現在要我們作的決定包括若干嚴重問題，這些問題是和安全理事會的職權有關的。

如果本人可以提及一年之內本人在安全理事會工作的經驗，本人覺得如果說我們這裏制訂了許多法律，特別是關於程序事項的法律，是沒有人會驚異的。

本人並不輕視程序問題的重要性，但是法律問題在與問題的實質有關時，當然值得予以較大的注意，而當法律問題與安全理事會的職權問題有關時，那就更值得予以較大的注意。

我們的決議或建議如有任何權力，那完全是基於尊重作為聯合國五十五個會員國的法律的條文；換言之，基於尊重聯合國憲章。

<sup>7</sup>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通過之決議案，第五屆會，決議案六十二(五)，英文本第三頁。

因此，我們應該特別小心不踰越憲章的範圍，尊重它，並總以對於憲章條文所作的精確解釋作為我們的決議的根據。

本人不十分明白安全理事會根據何種理由有權處理印度尼西亞問題。我們都認為我們現在所進行的辯論多半是感情用事，我們對於事情宜採取一種較鎮定、較公正而且較精確的看法。

除非有威脅和平情事，否則我們不能有權處理這個問題。爪哇和蘇門答臘所發生的事態祇有在兩種情形之下才構成這樣一種威脅：一種是如果——被認為具有內政性質——由於這種事態對於外事方面所發生的影響，它們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複雜情形（本人認為目前情形並非如此；而且無論如何因為沒有獲得這一類的情報，就本人現在所知本人不能認為情形是如此）；另一種是在研究了事實本身後，我們認為它們是兩個自主國家之間的戰爭行為。

昨天所提供的解釋顯示關於第二種情形——兩個自主國家的存在——答案至少可以說是極端可疑的。

本人知道我們的澳大利亞同仁在其一次發言中曾提到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國家之間所締訂的協定的某種規定。

是的，但這些條文因為載在該協定內所以才有效，將這些條文從該文件所載其他各項規定中孤立起來是十分不公平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全部條文，我們就可明白此項協定的用意是最後要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建立一個自主國家，這些條件沒有明白設想一個如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印度尼西亞國，本人僅僅從這一點推論，可知我們在這一件事情上的職權問題至少可以說是極端可疑的。

今天上午的大多數發言人或者無論如何有幾位代表似乎說——這就是 Colonel Hodgson 剛才重新申述的立場——讓我們將法律問題擺在一邊，讓我們完全保留一切技術問題，讓我們立即進行主要問題，這個主要之點就是籲請當事國防止進一步的流血。

本人方才說過本人認為很難將法律問題或技術問題置在一邊。另一方面，如果理事會認為這些問題能夠而且應該完全置在一邊，則本人當可了解並且支持該項擬議的決定，但這件決定必須根據本人剛才所指出的精神詳盡而十分明白地提出來。

我們面前有一件澳大利亞代表團所提出並經美國代表團加以修正的決議案。澳大利亞代表剛才說他認為目前我們應該將一切技術事項置在一邊，而僅僅討論他的原決議案的一部分。美國代表在提出其修正案時——不論今天上午的發言人如何說，本人仍舊認為這是一件修正案——告訴我們說他是根據同樣精神提出他的案文的。又說他無意判斷安全理事會的職權問題。

根據這一點，本人同意已經提出的各項提案，但本人希望這些提案依照剛才所指出的精神明白表示出來。本人尤其要問美國代表他是否同意將該案文按照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一點，這些話和他本人今天上午所說的話是一樣的。

本人還沒有對於美國代表今天上午所提出的案文草擬一件正式修正案，但是本人準備這樣做。本人覺得這件修正案應該按照下述方針草擬。首先，本人要我們明白指出我們將安全理事會的職權問題完全置在一邊，我們應該說明我們所提出的呼籲是一種根據人道理由的呼籲，而不足根據法律或政治理由的呼籲。此外，本人認為我們還應該進一步，而且因為這個微妙的法律問題已經被提出來，又因為它是一個主要問題，我們應該採取步驟予以解決。本人希望安全理事會決定將我們的困難提交國際法院，請國際法院就理事會在這件事上是否有權在現在向我們提議的呼籲之外作一決議表示意見。

如果我們通過這樣一種決議案，本人認為我們就是在明白表示據本人看來是現在澳大利亞和美國代表的意向。

因此本人的決議案將採取下開方式：

“安全理事會，

“察悉爪哇蘇門答臘境內所發生的戰亂行為，深表焦慮，

“完全保留理事會關於適用憲章之職權問題，但渴望該兩島之流血情事得告停止，

“請當事雙方制止戰亂行為。”

此外，本人要就宜否將我們面前的法律問題提交國際法院一事提出一件提案，或無論如何要向理事會商量一下。

這些就是本人要向理事會說的話。

Mr. LÓPEZ（哥倫比亞）：從理事會聽到的若干陳述看來，似乎澳大利亞代表團以及那些支持澳大利亞提案的代表團匆促地採取了行動，而且還企圖引導理事會也採取同樣的行動。

荷蘭代表在昨天第一百七十一一次會議上所作陳述中說：“僅僅在昨天本人聽說這個問題將提出理事會討論，據不多時以後的情形看來，這種討論將以空前的匆促方式進行。”

本人認為我們不應放過這句話，因為如果本人記得不錯的話，一周前曾經宣佈澳大利亞將向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而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戰鬪是兩星期前爆發的。於是發生一個問題，即安全理事會何時方可採取行動，或表示有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為發生，而不致被批評為匆促行事。

我們是在匆促行事嗎？本人以哥倫比亞代表團的名義要說在可能範圍內我們當然希望安全理事會從速設法停止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戰鬪行為。如果要說什麼的話，我們認為我們的行動未免太遲緩了。這一點似乎業經後來的事實發展所證明。

昨天荷蘭代表說：“如果某一友邦——例如美利堅合眾國——的援助之手可以有幫助的話，則我們將極喜歡予以接受。”

今天我們接到十分確定的通知，知道美國已經向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提出斡旋之議。這一點似乎指出採取這種行動或類似行動的時機業已成熟；鑒於澳大利亞提案的措辭，我們認為現在愈應是採取行動的時機，據本人看來該提案是太明白了——如此明白以致據我們的意見它幾乎可稱為顯然的。

昨天澳大利亞代表會適當地說：“我們祇在要求停止戰鬪行為，俾不偏不倚的公斷可決定這個案件的是非曲直，俾生命和財產可避免進一步的毀滅。”

澳大利亞代表在其提案中建議要求該兩國政府依照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巴達維亞所簽林加嘉提協定第十七條將它們的爭端付諸公斷。澳大利亞提案和荷蘭代表的陳述所撮述的荷蘭建議二者間的惟一差別是澳大利亞提案要求當事國立即停止戰鬪行為，然後試圖以公斷方式解決它們的爭端；而荷蘭代表說得十分明白：“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不渴欲根據林加嘉提協定儘早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爪哇及蘇門答臘達成一個解決辦法。我們預料由於我們的行動，爪哇和蘇門答臘的情況不久會使我們能够恢復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的討論。”

因此，據本人對於澳大利亞提案後面的論點的了解，那是因為應該按照該協定尋求解決辦法；而荷蘭政府不願意在完成其軍事行動前

這樣做。據本人的意見，這就何以我們應該加速——本人並不太憎惡這個字——要求停止戰鬪行為的另外一個理由。

昨天荷蘭代表的陳述中還有一段使本代表團感到驚異。本人指的是他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比作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州。關於這一點，荷蘭代表作了下開陳述：

“我們忠於一項信念，即我們認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應該由安全理事會處理的事項，正好比——讓我們舉一個例——為了任何規模的罷工事件而發生流血，遂派遣軍隊前往平定這種動亂一樣，在這樣一種事件中，雙方都可能發生死傷。雖然這就是我們的論點。可是我們繼續認為儘管——而且本人必須再說一遍——依據憲章的規定此事項與安全理事會無關，可是許多人都重視這個問題。”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事實上的政府不僅獲得荷蘭政府和其他若干國政府的承認，而且荷蘭政府還準備在其完成了軍事行動後和這個政府進行談判；由此觀之，這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事實上的政府的地位真正能和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在遇有相當規模的大罷工情勢時的地位相比嗎？本人再說一遍：這兩種地位真正能够相比嗎？本人對此深感懷疑。

昨天荷蘭代表在其陳述中接着說：“我們所要做的是和這些人民如夥伴一樣共事。我們很明白在早先日子裏也許可以恰當地稱為‘殖民地行政當局’管理下的僕役時代已經過去。夥伴不是僕役——這就是我們所要的。”

請問這是不是通常待遇夥伴的方式？第一，為了某種原因——本人假定這些都是良好的原因——荷蘭政府發動了軍事行動。它接着宣稱：“當這些軍事行動完畢時，我們將很高興以夥伴地位待你們。”

據本人看來，此事是很重要的，因為不論是昨天或今天上午我們都沒有聽到有人承諾在理事會請求荷蘭政府或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停止戰鬪行為前停止戰鬪行為。如果本人記憶不錯的話，荷蘭代表的陳述中沒有這種承諾，他沒有表示願意停止戰鬪行為。

如果這種戰鬪行為的確停止了——如本人所相信是會停止的——，我們將需向澳大利亞代表團十分熱烈地道賀，因為它以能力、才幹和迅速的行動請理事會就此事項採取行動。再者，本人相信我們大家將有理由向我們自己慶賀，慶賀我們對於如此重要的一個問題畢竟已經順利地獲得了某種正面的結果。

本人不真正知道安全理事會在這個問題上的職權可被懷疑至何種程度。可是，到這個時候，本人並不懷疑理事會的干預會促成這個問題的妥善解決。首先，昨天在第一百七十一次會議上我們聽到荷蘭政府宣稱它願意接受援助之手；而且它意欲邀請外國觀察者親自視察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情勢，俾全世界都可知道那裏的真相。其次，我們有美國方面提出的斡旋之議。隨後荷蘭政府接受了這種斡旋。最後，我們剛才聽到 Colonel Hodgson 代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發表的宣告。

本人誠懇地希望在下午過去以前我們將聽到荷蘭政府依照使我們所秉承的精神宣稱戰鬪行為將儘速停止。如果這種情形果然發生，那將是向安全理事會每一位理事和整個安全理事會作十分熱烈的道賀的時機。

在戰鬪行為停止後，我們將能從長討論這個問題的法律方面。本人認為我們花一個下午，還是花兩個或是三個或六個下午討論這些法律方面，實在都沒有關係。我們會花過幾個月時間討論許多案件的法律方面，而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十分滿意的結論。這一次本人相信我們在幾小時內就能夠盼望得到一個滿意的解決，或是看來像是一個滿意解決的開端。

因此本人敬請理事會儘速就此事項作一決定。這一點格外重要，因為有人請求理事會放棄此事，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讓它留在議程上，但由美國出面斡旋，而理事會方面不採取任何行動。據本人的意見，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建議或任何類似建議，要求每當我們面臨一種十分困難的情勢，或者面臨一種可能使我們對於大國的政策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時，我們就應該讓理事會置身事外，那將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

已經發生的種種事情指出當我們考慮澳大利亞提案時，我們不是在倉促行事。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走另一個極端，主張慢慢進行並在此時此地考慮所涉及的許多法律方面，則本人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嚴重關切的事。

**主席：**在請次一位發言人發言以前，本人要提請各位代表注意 Mr. van Kleffens 所要求的兩小時快要告終，因此不再需要用長篇大論來滿足這種請求。

Mr. GONZÁLEZ FERNÁNDEZ (哥倫比亞)：並沒有人要我們很倉促地行事，我們只需要充分地討論這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可是，當我們不在匆促進行的時候，却要我們匆促進行。

Mr. MUNIZ (巴西)：巴西代表團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是非曲直雖然保留其立場，可是對於美國政府願出面斡旋，調停雙方衝突一節，表示滿意。我們看到荷蘭代表已經接受這種提議，極感欣慰。我們希望印度尼西亞政府也能接受這種提議。

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所主要關切的一點是此項衝突應儘速以和平方法解決。據巴西代表團看來，美國的調停之議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迅速而且是最直接的方法。即使經由一個友邦的調停而達成解決，這並不意味着這種解決可以完全不受安全理事會的督導。我們必須記住調停是憲章所建議的和平解決方法之一。安全理事會的權力不會不予顧及。這個問題將仍舊留在理事會的議程上；理事會將注意調停的發展而且可以隨時干預此事。

因此，沒有正當理由可以拒絕所提議的調停。相反的，安全理事會對於這種提議的提出應該感覺欣慰，應該請兩當事國接受這種調停。

理事會還沒有獲得充分的情報，所以不能採取任何可以影響此案的實質的決定。現階段我們所能做的僅要求衝突當事國停止戰鬪行為而已。這就是安全理事會的責任。這是安全理事會的一種與維持安全的一般職務有關的責任。現在有一種涉及使用軍隊的衝突正在進行中。不僅有生命損失，而且這種衝突如任其繼續，將危及國際和平。

可是，在要求當事國停止戰鬪行為時，我們不應預斷任何實質問題，也不應預斷關係國的權利和義務。美國對澳大利亞提案的修正案，和澳大利亞提案本身一樣，並不預斷任何實質問題。此所以巴西代表團贊成美國修正案，將對它投可決票。

Mr. SEN (印度)：昨天若干發言人的發言顯示一般意見認為除非理事會獲得關於印度尼西亞情勢的若干事實，否則很難將理事會所討論的決議案付表決。因此，當荷蘭政府代表開始就其政府的立場發言時，各方渴望此項發言會提供必要材料，以便就此事項作適當考慮。

可是本人必須承認本人認為他的發言是不適當的，不妥善的，片面的而且在有些方面足以淆亂是非。本人認為正確地看這個問題的惟一方法是簡單地觀察自從日本人在印度尼西亞各島投降以來的事態演變。

可是鑒於今天上午和下午主席一再裁定，要我們的發言不得越過一個最嚴格的限度，又



鑒於目前的討論情形，我們僅應就停止戰鬭行為問題表示我們的意見，本人不打算詳細討論第一百七十一次會議上荷蘭代表所涉及的範圍。本人將以討論停止戰鬭行為問題為限。

若干理事連這一件有限度的決議案似乎都不肯同意。法蘭西代表曾建議我們不當要求當事國，而應根據人道理由向當事國呼籲。他認為如果我們要求當事國，這種舉動意味着此事項是屬於安全理事會的職權範圍。本人建議如果作了這樣一種決定，那將是完全不妥當的。

今天我們所關切的是戰鬭行為應該停止。如果我們祇提出呼籲，有什麼保障可以保證這種呼籲會被當事國接受呢？荷蘭政府在鞏固其陣地後，會接受我們的呼籲嗎？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亞人也許會覺得除非荷蘭軍隊回到他們的原陣地，否則同意我們的呼籲是對他們不利的。無論如何，這種呼籲對於當事國沒有拘束力，而且即使今天這種呼籲被接受了，明天仍然會發生戰鬭行為。因此，本人以為安全理事會如果僅向雙方發出呼籲，那是不會達成一個適當的決定的。

聯合王國代表在這個案件上遭遇到若干困難。他特別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本人已經閱讀了該條，認為不容易了解他的論點。查第二條第七項規定如下：

“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

我認為這一段的意思是說就是主要屬於一國國內管轄的事項，如果它和國際和平與安全有關，安全理事會也有權加以處理並採取行動。因此就是為了辯論起見，我們同意聯合王國代表的意見，認為這是一件國內事項，可是鑒於今天的情況，安全理事會仍可依照憲章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採取行動。

因此，本人最後要說澳大利亞政府所提決議案應該獲得安全理事會的同情考慮。

蔣先生(中國)：澳大利亞決議案和美國修正案的主要目的在結束此項戰爭。本人沒有聽到任何反對這個主要目標的議論。因此就主要目標而言，理事會的意見是一致的。

今天下午所提出來的論點說此項決議案是危險的，因為它觸及若干神聖化的合法問題。本人認為對於合法問題討論過多都是危險的。本人

認為澳大利亞代表之避免這些危險是明智的，同時也是從這個觀點看來，本人對於也避免合法問題的美國修正案所作的改善表示讚佩。在討論這樣一種問題時如果我們過份注意合法問題，我們將感覺糾纏不清。作為我們現在所關切的世界上那個地區內的一個國家的代表，本人要向這個理事會報告：重視合法問題可能有十分嚴重而不良的政治後果。

這個法律問題所涉及的是什麼？有人說理事會無權過問，因為沒有威脅國際和平的情事，因為沒有國際戰爭。可是無論如何這是一種戰爭。這不是內戰；也不是國際戰爭。這是什麼？這是一種殖民地戰爭。那末你在贊助什麼？你在贊助隨意進行戰爭的自由。你說在進行一種殖民地戰爭的時候，安全理事會無權干預。在法律上也許是對的，可是這種法律效力不大。它可能在這個世界上造成更多的糾紛和問題。如果重視法律，另外一方將以“打倒帝國主義”、“舊政權滾蛋”等革命標語對抗。因此這種方法反而製造了更多的糾紛；而我們正在避開這種糾紛。

荷蘭代表的陳述明白說荷蘭政府的目的是在推進印度尼西亞的政治發展。事實上該協定揭櫫一種新概念，即以夥伴的概念替代君主和屬國關係的概念。這種困難在現階段發生了。

理事會有責任促進夥伴關係的發展，而且在這個階段本人以為按照你們的法律着重合法問題固然在法律上是正當的，可是在政治上殊屬不智。因此，本人請理事會支持經美國代表修正過的決議案。

Mr. LANGE (波蘭)：本代表團所主要關切的一點是立即停止戰鬭行為，本人將支持任何提出這種要求的措施或決議案。本人不確切知道今天我們對於這個決議案和修正案中的各點能討論到何種程度。

本人和其他幾位前曾建議我們應首先集中注意於(a)點，該點要求立即停止戰鬭行為。本人對於這一點極感滿意。本人個人比較贊成澳大利亞草案的措辭，但本人也可接受美國修正案，因為如本人所說本人將投票贊成任何要求立即停止戰鬭行為的決議案。

如果理事會認為有足夠的時間作進一步的討論，本人願意就美國修正案和蘇聯修正案的另外一點說幾句話。

基本上本人極願意接受如美國修正案中所載的澳大利亞決議案的(b)點，即當事國應以

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本人欣悉有人企圖以公斷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如當事國之一所提及者。這種企圖是否為一當事國或另一當事國所接受，非本人所知，但本人要保留本人對於這一點的判斷。可是，本人認為這是一種有希望的發展。

不論作何種解決或公斷，本人認為應有一項規定，即安全理事會應該獲得關於這種解決或公斷的充分情報。因此本人建議美國對澳大利亞決議案的修正案(b)點應增添下開一語：“...並將尋求解決辦法的進度隨時報告安全理事會...”或類似語句。

至於蘇聯代表所建議增添的一節<sup>8</sup>，本人自己已經準備好一件修正案，內中提出同樣的要求，惟措辭不同而已。本人認為我們不僅應該停止戰鬪行為，而且應該如印度代表所說的恢復原狀，因為否則的話，一方所處的地位和爭端開始時的地位比較起來將佔了便宜。

可是讀了蘇聯代表對澳大利亞決議草案所提出的增添部分，本人覺得有一點沒有包括在內，這一點是本人原來要提出的。蘇聯增添部分說：“軍隊...應立即撤退至(其)以前之陣地，”等語。本人要作一個小的修正，本人比較贊成用“武裝部隊”等字，因為我們知道所使用的有海空軍等。

本人建議增添“武裝部隊及行政當局”等字。那裏有兩個行政當局，各有其自己的管轄範圍。可是，軍事行動改變了這兩個行政當局的領土和地域。因此，本人認為不僅武裝部隊應撤退至其原陣地，而且兩行政當局領域的舊分界線也應恢復。

本人要再度強調一點：本人認為我們今天至少應該通過(a)點，內中要求立即停止戰鬪行為。

Mr. JOHNSON (美利堅合眾國)：今天下午會議之初，法蘭西代表——如果本人沒有記錯他的陳述的話——問本人一個問題。本人不十分清楚那個問題確實是什麼，但本人相信那個問題是要對本人所提出的那件修正案案文作某些小更改。

後來本人看到法蘭西代表提出的一件修正案案文。將他的案文和本人所提出並經澳大利亞代表接受的修正案作一比較，本人祇看到很小的差異。如果本人考慮到今天上午本人所說

的一節，本人看到一個很小的不同之點。法蘭西草案第二段說：“*réserve entièrement la question de la compétence du Conseil en application de la Charte.*”本人極願意看到本人的修正案上增添這一句。它可以很容易插入第一句的末尾，如此則該句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鑒於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之間正有戰鬪行為，表示焦慮，茲不就安全理事會在此方面之職權之法律問題作任何決定，

“要求當事國；

“(a) 立即停止戰鬪行為，

“(b) 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

本人不明白何以增添“茲不就法律問題作任何決定”一語會損害理事會或理事會任何理事的立場，不論其對於法律問題的意見如何。這是一種完全的保留。本人希望這一句話可以使理事會中不太願意在目前通過此項決議案的那些理事不再堅持其異議。這就是本人說本人欣然將法國代表的這一段作這種解釋的惟一理由，因為本人已經說過本國政府本身也完全保留其對於法律方面的立場。我們不在就法律問題表示任何立場。在說了這句話後，本人非常願意看到該決議案中包括法蘭西的一段。本人認為這一點不致使理事會任何理事或其政府接受任何約束，而且會使若干理事的任務較為容易。

法蘭西代表在其案文中沒有提及請當事國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的勸告。本人希望將這一點列入，但如果列入以後那末旨在停止戰鬪行為的某種措施就不能通過，則本人決不堅持列入。本人認為最好將這一句載入，但不明白為什麼法蘭西代表要去掉這一點。可是，從本代表團的觀點而言，本人認為這一點並不重要。

在法蘭西提案中有兩個字本人不能接受，即它用 *fait appel*，而不用“邀請”。本代表團認為這裏應該用“邀請”二字。這又是因為恐怕有人也許會認為該決議案含有理事會有管轄權的意思。我們既然接受“不就理事會之職權之法律問題作任何決定”一語，應可消除一切恐懼。這個決議案既然明白表示沒有管轄權問題的涵義，就不必憂慮它有這種涵義了。

回到本人自己對澳大利亞決議案的修正案，本人欣然同意根據法蘭西關於理事會在適

<sup>8</sup> 參閱第一七二次會議，英文本第一六六五頁。



用憲章方面之職權的建議另加一語。本人建議在美國修正案的句末增添下開一語：“不就安全理事會在此方面之職權之法律問題作任何決定”。此語可添入我們現在的案文中。

**主席：**如果荷蘭代表已經接到任何消息，理事會將欣然聆聽他的報告。

**Mr. VAN KLEFFENS (荷蘭)：**本人沒有什麼消息；本人前僅宣稱本人在等待訓令，這種訓令已經接到。此時本人所要說的是理事會許多位理事都希望能停止戰鬪行爲，本人對於這種慷慨的動機有最大的尊敬和諒解；這種希望和我們自己的希望完全符合，因為我們自己也希望戰鬪行爲儘早停止。但如表示這種希望的方式使它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我們便感覺困難，我們不僅要維護我們自己的立場，而且也要維護安全理事會的利益，因為理事會是聯合國主要機關之一，而我們也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

因此本人熱烈贊成法蘭西代表原先提出的而剛才復經美國代表重述的一點，即應列入一句，內中保留關於理事會職權方面的法律立場。本人認為理事會將發現這樣一來可使事情容易許多，因此本人切望這一點會辦到。

本人不打算答覆今天下午哥倫比亞、中國、巴西和印度代表所說的某些話，祇有一點本人是要說的：本人認為沒有人能控訴荷蘭政府代表說了欺騙人的話。我們沒有說這種話的習慣。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雖然理事會有若干理事一直在等待荷蘭代表提出進一步的消息，可是我們沒有接到這種消息。關於甚至在數小時的時間內這種情勢也不會有改變的推測業經證明屬實，至少就停止戰鬪行爲的最後決定而言是如此。

本人要再度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點：我們務須不低估更不應忽視一個重要因素，即印度尼西亞境內正在進行軍事行動。安全理事會是負擔維持國際和平的主要責任的機關，它對於印度尼西亞境內的事件必須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動。它必須採取確保恢復和平的措施。本人覺得必須再度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們的討論顯露出一種固定的趨勢，即輕視印度尼西亞境內的事件的重要性。

荷蘭代表在致安全理事會的函中以及在他的發言中指出這些是“警察措施”，而且這種措施的性質是有限度的。理事會中有若干理事對於安全理事會是否應該過問印度尼西亞境內發生的事情會表示懷疑。我們正在目睹一種奇異

的現象，即以各種藉口設法減輕印度尼西亞境內所發生的事件的重要性。

蘇聯代表團對此不能贊同。如果早先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的情勢值得安全理事會的嚴重注意，則今日當荷蘭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公開作戰的時候，這種情勢更值得加以嚴重的注意。

諸位當記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的時候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首先促請注意印度尼西亞境內的事件，並指出印度尼西亞境內所發生的情勢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sup>9</sup>其時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說正在發生的事件是戰爭，而不是一種警察性質的措施，那時荷蘭代表已經在安全理事會上說那是警察措施了。

隨後發生的事件證實那些甚至在一九四六年之初便促請安全理事會採取緊急措施以恢復世界該地區和平的人的看法是如何正確。

人人知道荷蘭沒有採取以和平方法解決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懸案的方針，相反的它採取了軍事行動，據我們所知，美國和聯合王國政府事前曾獲得關於此事的情報。

荷蘭政府控訴印度尼西亞違反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荷蘭和印度尼西亞締訂的所謂林加嘉提協定。可是事實證明該項協定實際上不是印度尼西亞破壞的，而是荷蘭破壞的。後者沒有根據上稱協定的規定訴諸聯合國和公斷，以解決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間的懸案。

這一切使人得到一種結論：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間的林加嘉提協定僅僅是荷蘭政府方面爭取時間的一種巧妙策略，其目的在準備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採取軍事行動。這些軍事行動現在已經成為事實。

當一九四六年之初討論印度尼西亞情勢的時候，蘇聯代表團曾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項事實：依據海牙來的情報，全部一九四五年級的荷蘭軍隊，一切新組成的步兵、坦克車及砲兵各團，當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訓練就緒，派往印度尼西亞。甚至在那個時候蘇聯代表團就已經指出荷蘭正在準備對印度尼西亞人採取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一點現在已經證實。現在誰也不能否認整個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荷蘭境內所作的準備工作，其目的在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採取軍事行動。

<sup>9</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輯，補編第一號，附件四。

安全理事會不能而且無權避不通過一種和印度尼西亞情勢的嚴重性相稱的決議，安全理事會如採取例如聯合王國代表促請我們採取的那種方針乃是一大錯誤，這種方針就是完全不作決定，而依賴聯合國外的發展。這種態度殊不能容許，因為本人已經指出，它將意味着拋開聯合國，同時承認聯合國沒有能力決定對於維持國際和平有直接關係的問題。

本人不能同意理事會中若干代表的陳述，主要是聯合王國代表的陳述，他說安全理事會如通過一項決議，那將意味着預斷那些尚須由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解決的問題。舉例言之，如何能說要求荷蘭軍隊退出軍事行動開始以來所佔領的土地是預斷這些問題？相反的，將這些軍隊留在這些領土並使他們維持自從荷蘭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開始軍事行動以來所佔領的陣地，將意味着預斷荷蘭和該共和國之間的基本問題，是在維護荷蘭的利益，雖然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尼西亞人民是被侵略者。

本人已經指出在一當事國的軍隊駐在另一當事國的領土上的情形之下舉行的任何談判，無論是以公斷方式出之，或是以其他方式出之，都不能有助於造成兩當事國的平等地位。這種情況對於一當事國比較有利，而對於另一當事國比較不利。部分地爲了這個原因，蘇聯代表團提議雙方的軍隊立即撤退至印度尼西亞境內軍事行動開始前他們所佔據的陣地。這樣一種要求顯屬正當，——如果我們真正要作一公正的決定，而不在爲有過失的當事國辯解，以致損害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重大合法利益。

本人在這裏同意波蘭代表的修正案，即這一點不僅適用於軍隊，而且適用於民政當局，這種民政當局可能在軍事行動開始以來在荷蘭軍隊所佔領的領土上成立了。本人不能贊同 Mr. Parodi 的修正案，即我們的決議案應該說安全理事會雖然通過了此項決議，但仍舊不確實知道它是否有權採取此種行動，仍然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否屬於它的職權範圍之內。第一，這種修正案將減少此項決議的重量，第二，它爲將來造成一個不良的先例，因為它將意味着安全理事會雖然不知道一個問題是否屬於它的職權範圍，可是仍可以考慮這個問題。

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情勢應由安全理事會考慮，而且這個問題屬於它的管轄範圍，這一點毫無疑義。再者，這個問題正就是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應優先考慮的那種問題。如果一國對於另一國的軍事行動不算是破壞國際和平，那末

本人不知道什麼才是破壞和平。如果一國的軍隊進入另一國的領土，擊斃該國的軍隊——也許還有普通老百姓——，如在戰爭中總要發生的，如果這還不是破壞和平，那末本人不知道什麼才是破壞和平。從一開始理事會中若干代表就指出，昨日還有人在如此說，澳大利亞決議案所提出的問題可被分爲兩類：一即立即停止戰鬪行爲問題，第二類是公斷和印度尼西亞境內所發生的事件的事實的定義問題。

安全理事會如果在這一次會議上決定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土內的戰鬪行爲應立即停止，那便是一個極大進步。至於關於公斷的提案以及澳大利亞決議案前文對印度尼西亞境內的事件所作的評價，我們在作了停止戰鬪行爲的決定後，還將更詳細地討論這些問題。

最後，本人祇想說本人認爲本人代表蘇聯代表團提出的關於將軍隊撤退至軍事行動開始前的陣地的提案是迫切而重要的，應該在我們就立即停止戰鬪行爲作一決定後立刻加以審議。

Mr. LÓPEZ (哥倫比亞)：本人希望如果本人就現在所討論的提案再稍爲說幾句話，不致使主席不耐煩。

依照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本人謹請主席將這件決議草案的各部份分別付表決，——如果澳大利亞代表不反對的話；這樣理事會各理事將有機會對於法蘭西修正案表示他們的意見。

本人對於本人的法蘭西同仁的政治智慧有極大的尊敬，故很不願意和他的意見發生分歧，但據本人看來有一點極不明白，即理事會是否應該通過一件決議案，明白指出本理事會不確實知道它是否有權通過這樣一個決議案，如果本理事會認爲它無權通過這樣一件決議案，則據哥倫比亞代表團的意見，它就不應該通過這件決議案。如果必須從長討論理事會是否有權通過這樣一件決議案。則爲什麼不以一切必要的時間來討論這個十分重要的事項？爲什麼今天下午不在這裏多留一會兒，或留到晚上，或在明天再開一次會議，如果有必要的話？但讓我們不要建立一種先例即一方面通過決議案，另一方面明白地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權通過這些決議案。

再者，本人認爲就一種意義而言，這些修正案足以妨礙至少據本人看來是這個問題的一個極適宜而妥善的處理方法，甚至是一個解決辦

法。荷蘭代表已經宣佈荷蘭政府願意停止戰鬥行為，如果本人對他的了解正確的話；他心中的惟一問題是這個決議案的法律方面和這件決議案可能使荷蘭更難依照我們的建議採取行動的事實。據哥倫比亞代表團的意見，荷蘭政府在這裏提出了保留後隨時可申請國際法院考驗這件決議案的合法性。這似乎是正常的途徑。同樣的，任何理事如果認為理事會無權通過這樣一件決議案，可以保留他的意見。但理事會決不能一方面通過一件決議案，一方面說它不確實知道它是否有權通過這件決議案。

如果本人記得不錯的話，比利時代表在第一百七十二次會議曾花了一些時間指出這些討論實在很少實際價值，因為美國已經提出調停的提議，同時荷蘭政府已經表明它對此議的立場。本人不知道本人有無錯誤；但如果本人是不錯的話，本人要說據本人的意見這一切討論如果有若干政治上的價值，——本人相信現在的討論是有這種價值的——則總是有很大的實際價值。

安全理事會遇到像現在這樣的案件，在事實提出了以後——現在各種事實已在這裏提出來了——而且在各方在辯論中已經表示了意見後，它所採取的行動總是有很大的政治價值。不僅如此；本人深深感覺世人會發現我們所做的事情很少能像此次就印度尼西亞問題採取迅速行動的企圖一樣有用和重要。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人對於這件決議案應如何表決的了解是：應該表決的是美國對澳大利亞決議案的修正案。我們完全贊同哥倫比亞代表的觀點，即各部分應分別付表決。至就修正案而言，美國代表已說明為什麼我們應該避免長篇的法律和技術方面的討論，而且大多數理事似乎已同意此點。為了應付這些異議，我們刪去了我們的原決議案中那些提及憲章之處，這些地方可能引起本理事會職權方面的困難。結果我們得到一個清楚、扼要而簡單的決議案。本代表團有理由相信這件決議案會被理事會接受。

我們有一件法蘭西提案，或對前文的修正案，業經美國代表團接受。本人要請主席把這件提案當作一件對修正案的修正案，而首先加以審議。為了本人所舉出的理由，本代表團覺得它攪亂了已有的修正案。它懷疑本理事會的職權。我們相信如果任何代表團要提出這種提案，它應該作一保留，而且應該使人清楚地了解並不改變修正案的現狀。因此，由於有人懷疑

現在這件決議案是否會被通過，本人請法蘭西代表考慮他能否接受本人的建議，列入一項保留。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覺得主席應首先將法蘭西修正案付表決，其次表決前文，然後表決關於停止戰鬥行為的(a)段；關於解決雙方爭端的(b)段；最後表決關於將軍隊撤退至原陣地的蘇聯修正案，此案如被通過，即作為(c)段。

Mr. VAN KLEFFENS (荷蘭)：本人要使紀錄上記得清清楚楚，因為這裏的傳音設備不很良好；坐在房間的一邊，有時很難聽到另外一邊代表的發言。因此，本人要將本國政府關於停止戰鬥行為的態度說得十分清楚，務請原諒。本人說過如果這種戰鬥行為可以停止的話，那末沒有人會比本國政府更快樂的了，而且本國政府極願意儘可能從速停止這種戰鬥行為。此時本人受權說的以此為限。

其次，本人要就請國際法院表示意見一事說幾句話。依據國際法院的規約，我們以會員國的資格不能採取這種行動，這一點也適用於其他任何會員國，因為祇有一個經聯合國憲章授權或依照憲章可提出請求的團體才能申請諮詢意見。安全理事會或其他某些機構可以這樣做，而會員國却不能。

本人要再度指出一點：如果理事會在決議案的正文內不作某種保留，說理事會的職權至少是可疑的，那末理事會就是在暗示它本身是有權處理這個問題的。目前本人無須說更多的話。

Mr. PARODI (法蘭西)：本人對於剛才所述的各節要表示一些意見。本人對於程序事項所知不多，但就通常表決程序而言，據本人看來，當一種建議為修正案的撰擬者所接受而且容納在該修正案之內的時候，這種建議就成為原修正案的一部份。本人雖然不堅持這一點，可是認為這是一種通常的規則。本人沒有提出一件正式修正案，但提出了一項建議；美國代表接受了該建議的一部分，並經併入其修正案內，因此本人認為我們不能按照剛才的建議進行表決。但這是一個十分次要的事項。

現在本人要說到一個較嚴重的問題，即對美國修正案原案文所增添的部份的價值問題。

本人認為保留職權問題和要求關係當事國這兩種事實之間沒有真正的矛盾之處。當然如果不解決職權問題，則日後我們便不能進而作較具權威性的決定。但是目前我們是在一個十分初步的階段；我們是在要求關係當事國；本

人認為即使我們保留職權問題，這一點還是可以辦到的。

本人要再度強調一點：理事會各位理事——都非常有力地，能言善辯地——在昨天、今天上午以及今天下午的會議中指出我們應該將技術問題、法律問題和司法問題，尤其是職權問題擱在一邊，可是由於此事項的迫切性我們應該作一決定，在這樣時候，如果我們不保留這個職權問題，那便會有真正的矛盾存在。

如果現在我們不正式保留這個職權問題，則一個主要而十分嚴重的矛盾將真正存在，本人認為這種矛盾將使理事會的決議的價值大為減少。

由於目前的情勢同時也由於目前的殘殺流血局面，為了更迅速地進行起見，我們已經決定我們應該發出呼籲。我們已經承認為了節省時間起見，我們應該將法律問題擱在一邊。我們沒有討論這些問題。事實上，我們絕對沒有以任何行動來弄清這些問題。

由於這些問題未加討論，本人僅僅要求決議案中應該指出它們未經討論，更沒有獲得解決。

本人的建議僅僅是要正確地表達美國的決議案，如我們的同仁 Mr. Johnson 在開始時所指出者；本人認為把這件決議案表達得十分清楚後，我們便是將這個問題置在一個真正誠實而正直的基礎上。

Mr. LAWFORD（聯合王國）：本人對於法蘭西代表的話表示同意，同時要答覆哥倫比亞代表所說的話。本人很清楚地看到若干代表懷疑安全理事會是否有權。如果這一點獲得保障，他們還是願意參加發出關於和平的呼籲。哥倫比亞代表問為什麼我們不通宵討論這一點。他認為我們應該討論此點並達成某種結論。本人深恐不能贊同。解決職權問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解決；同時流血之事正在發生。這就是為什麼理事會中有若干理事願意連合理事會其他理事提出呼籲，祇要他們關於職權問題的立場不受損害。

主席：有人說有一件法蘭西修正案，但法蘭西的建議沒有作為一種單獨文件分發，祇有其中一部分包括在美國修正案內。可是如果法蘭西代表堅決主張他的修正案是單獨的，應該單獨付表決，則我們便將照辦；但如果他認為修正案包括在美國修正案內，並且接受此種方式，那便沒有單獨付表決的必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將首先表決美國修正案的前文，然後逐一表

決其餘各段，當然如決議案原提議人澳大利亞代表對於這種程序表示異議，那自當別論。在我們進行表決前本人願意聽到美國代表的意見。

Mr. JOHNSON（美利堅合眾國）：本人認為法蘭西的建議不是一件修正案。理事會若干理事覺得不就職權問題作某種保留，便很難接受這件經修正的決議案，為了勉圖應付這些理事的意見起見，本人曾告訴法蘭西代表說本人願意接受他的建議中的那一段。並說該段很可合理地插在本人的修正案案文的某一種地方。可是本人覺得它不是一件修正案，為了使本人的建議發生效力起見，法蘭西代表尚須採取某種進一步的行動。

美國修正案被提出前我們曾和澳大利亞代表討論過，提出這件修正案的動機完全是希望獲得迅速的行動，並產生一種儘可能不冒犯任何人的文件。澳大利亞代表對於它曾大加讚揚。

美國修正案不是一件真正的修正案；它把澳大利亞決議案刪改了若干處，這些刪改之處便是修正案。我們的建議沒有以“刪去某些字並加入某某語句”方式提出，而是把澳大利亞決議案重新寫過。如果澳大利亞代表同意將它逐段付表決，本人絕不反對。本人僅要理事會表示它希望世界該地區的戰亂行為能夠停止——這就是我們的修正案的真正動機——同時當事國會進而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本人不擬就司法立場問題向理事會說更多的話，本人祇要說明一點：美國政府保留其對於這個案件所涉一切法律問題的立場，以便在日後一個更合適的時機加以闡明。

主席：本人要請法蘭西代表說明他是否願意將他提議增添的一段單獨付表決。

Mr. PARODI（法蘭西）：本人認為無須為了誤解美國代表團的立場而表示歉意，因為本人的面前有一件分發給我們的文件，本人誤會了該文件的意義，它使本人相信本人的建議會包括在美國修正案之內，因為這個案文的標題是：“美國修正案之新草案”。無論如何，本人當然不負分發該文件的責任。

除這個十分次要之點外，如果美國代表團不採取本人的建議，本人無意把它提出作為本人自己的修正案；但本人將不能投票贊成現在的美國決議案。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對修正美國決議案提出下開修正案：刪去前文以澳大利亞草案的首兩段代之。

在上開一節傳譯完畢時 Mr. Gromyko 以英語繼續發表下開陳述：

本人的提案是：我們應該刪去美國決議案的全部前文，如果本人對於這件事了解正確的話，該項前文業經澳大利亞代表接受，同時應以澳大利亞原決議案中的下開各段替代它：

“安全理事會，

“鑒於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之間現正進行的戰鬪行為，表示焦慮，

“業已確定此項戰鬪行為構成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所稱之和平之破壞...”

然後將以“促請”兩字開始的一段接下去。

**主席：**這是說這一段將加在現在的澳大利亞決議案上，還是加在美國決議案上？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接下去就是經美國代表修正後的澳大利亞決議案，或根據澳大利亞決議案撰擬的美國決議案二者實在是一回事。

**主席：**這是說(a)及(b)兩段將取自美國修正案。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對美國決議案提出了一件修正案。至於(a)及(b)兩段，我們以後再加討論。

**主席：**現在我們必須表決美國原提修正案。如果這件修正案被否決，本人料想澳大利亞代表團會要求將其原提案付表決。如果這件修正案被否決，正當的程序是將主要提案付表決。因此我們將開始表決美國修正案的現有案文。如果它被接受了，此事便到此為止；如果它不被接受，我們將表決澳大利亞決議案。

因此本人首先將美國修正案的前文連同法蘭西代表提出的修正案付表決；法蘭西代表曾說他不願意將他的修正案單獨處理。合併的前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鑒於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之間現正進行之戰鬪行為，頗感焦慮；茲不就安全理事會在此方面職權之法律問題作一決定...”。

這件案文將法國修正案併入美國修正案的前文內。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人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本人很願意接受主席的裁定；可是，由於現在的前文包括兩種不同的觀念，即

正在進行中的戰鬪行為的停止和一個法律問題，本人要求將前文分成兩部份表決。本人認為如果這樣的話，另一件修正案的問題便不致發生。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有一個程序問題。

**主席：**本人要請 Mr. Gromyko 注意一點：如果此項前文被否決，理事會將表決蘇聯提案。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這不是一種通常的方法。本人對修正案提出了一件修正案。對修正案的修正案應該首先付表決。

**主席：**您建議理事會應該回到原決議案上去。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非如此。本人從原提案內取出兩段。

**主席：**從前文內。

Mr. JOHNSON (美利堅合眾國)：本人覺得有一點誤會。本人對於法蘭西修正案的併入本人的第一段內，並沒有將它視為一種既成事實而加以接受。本人說本人接受這種修正案，希望它也許會幫助解決理事會的困難。如果將這個修正案併入任何修正案內，則本人同意澳大利亞代表的意見，也認為它應該單獨付表決；如果它不被接受，它將被否決，而其餘部分可能被接受。

**主席：**我們將遵循的程序如次。本人將美國修正案前文第一部分付表決：

“鑒於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軍隊之間正在進行的戰鬪行為，至感焦慮。”

Mr. LAWFORD (聯合王國)：本人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我們是否將表決前文的第二部分？

**主席：**是的。

Mr. LAWFORD (聯合王國)：在前文第二部分未經接受前，本人不能對前文第一部分投票。

**主席：**請理事會表決本人剛才宣讀的那一部分。

舉手表決，該段以七票對零通過，棄權者四。

贊成者：

澳大利亞  
巴西  
中國  
哥倫比亞  
波蘭  
敘利亞  
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

比利時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聯合王國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理事會將在何時表決本人的修正案? 不論這件案文是否被接受, 本人認為澳大利亞決議案的開頭兩段應該付表決。如果澳大利亞代表撤回這兩段, 則本人要求主席認為本人動議這兩段應付表決。

Mr. JOHNSON (美利堅合眾國): 本人要請主席作一裁定。現在我們已經通過了美國修正案的第一段。蘇聯代表堅決主張將澳大利亞原決議案的開頭兩段付表決, 這種主張僅僅是設法要在修正案表決前先表決原決議案。如果他堅持那一點, 本人將立即提出再修正, 將本人的一段作為對蘇聯代表的修正案的一件修正案。這種辦法可以永久繼續下去。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美國代表可以這樣做。

主席: 本人相信代表們不致使事情複雜化, 以致不可能繼續採取這種程序。全體代表的一致希望是使戰鬪行為立即停止。理事會希望不作任何進一步的討論, 儘速通過這件決議案。

應該考慮的其他各點沒有被取消。我們沒有說安全理事會有權或無權處理這個問題。

本人以敘利亞代表團的名義相信安全理事會有權處理這一事項, 不論是把它當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的一種人道問題看待, 或是在印度尼西亞的獨立的基礎上考慮這個問題。本人不能想像一個被承認為一個共和國的國家, 有憲法, 有總統, 有負責處理事務的內閣, 有立法機關而且有一個教育部, 竟不能獨立。為了這些理由, 我們十分深信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個國家希望聯合國以獨立國家看待它。

本人認為必須有一件儘可能為全體理事所接受的動議。本人深恐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我們會遭遇到否決, 或者得不到必要的多數。

前文第一部分已經通過, 現在我們要將第二段付表決。

Mr. PARODI (法蘭西): 主席先生, 本人要請您解釋剛才所說的話。如果本人對於您代表敘利亞代表團所表示的意見了解得正確, 您認為職權問題應予保留。這是否就是您剛才所作陳述的真正意義? 本人沒有很清楚地了解您的意思, 必須表示歉意。

主席: 本人認為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它在懸擱狀態中。這就是本代表團的態度, 而且其他代表團也同意這種意見。

Mr. PARODI (法蘭西): 本人感謝您所作的解釋。

主席: 現在我們表決決議案前文的第二部分。

舉手表決。贊成者五票, 棄權者六。該段因無七個理事國之可決票, 未獲通過。

贊成者：

比利時  
巴西  
法蘭西  
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

澳大利亞  
中國  
哥倫比亞  
波蘭  
敘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主席: 前文的這一部分沒有被接受。

現在我們要表決次一段, 該段全文如下: “促請當事雙方(a)立即停止戰鬪行為”。

舉手表決, 該段以八票對零通過, 棄權者三。

贊成者：

澳大利亞  
巴西  
中國  
哥倫比亞  
波蘭

敘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

比利時  
法蘭西  
聯合王國

主席：此段業經接受。

現在我們將表決波蘭代表團對(b)段所提修正案。依照議事規則第三十六條的規定，我們必須首先表決修正案。第三十六條說：“...但當一修正案對一動議或一決議草案之案文有所增刪時，該修正案應首先付表決”。

修正案說“並將解決之進度隨時通知安全理事會”。

舉手表決，該修正案以八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三。

贊成者：

澳大利亞  
巴西  
中國  
哥倫比亞  
波蘭  
敘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

比利時  
法蘭西  
聯合王國

主席：對(b)段之修正案經予接受。

現在我們將表決(b)段，該段全文如下：“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並將解決之進度隨時通知安全理事會”。

舉手表決，該段以八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三。

贊成者：

澳大利亞  
巴西  
中國  
哥倫比亞  
波蘭  
敘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

比利時  
法蘭西  
聯合王國

主席：(b)段經予接受。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對此決議案提出了一項增添部分。該部份如下：

“安全理事會，

“認為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雙方之軍隊及民政當局應立即撤退至其在軍事行動開始前所佔據之地點”。

Mr. LAWFORD (聯合王國)：本人有一個程序問題。我們曾經討論過這個修正案嗎？現在我們是否要表決它？

主席：這個修正案業經分發。沒有人通知要就這件修正案發言。

Mr. LAWFORD (聯合王國)：本人要就這件修正案發言，而且本人相信其他理事也會發言。

主席：聯合王國代表如果願意的話，他可以就這件修正案發言。

Mr. LAWFORD (聯合王國)：本人現在不擬發言。

Mr. JOHNSON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代表團殊不能投票贊成這件修正案。首先我們認為沒有這種必要。我們必須假定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會嚴格而謹慎地依照本理事會的建議辦理，而且戰鬥行為即將停止。因此實在不需要，使行政當局從現在所在的地域倉猝退出以造成紊亂狀態。本人認為本理事會在道義上無權擔負這種責任。我們在該地區沒有我們自己的觀察員。如果強迫該敵對雙方接受這種訓令會發生何種事情，我們實在沒有有效的意見。本人認為這是既危險又無必要的；如果安全理事會通過這件修正案，本人將極感遺憾。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人知道兩個多星期以來荷蘭軍隊深入了印度尼西亞領土而且佔領了該國若干中心和地區。人人知道這一點。

現在有人提議安全理事會祇應就停止戰鬥行為作一決定，而不應就將軍隊撤退至軍事行動開始前所佔據的陣地作一決定。如果這是要作的惟一決定，如果這個決定沒有將軍隊從彼等在軍事行動期間所佔領的領土撤出的決定予以支持，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和荷蘭比較起來



就處於一種不公平的地位。安全理事會的這樣一個決定不能算是公平的。它是這個問題的一部分。

我們必須記住，如荷蘭代表本人所說，印度尼西亞境內的軍事行動快要結束。Mr. van Kleffens 在昨天的陳述中說這些行動即將完成。如果在這種行動已經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的決議只說有停止戰鬪行爲的必要，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將從這種決議獲得何種利益？這種決議對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及其人民幾乎沒有利益可言。

美國代表指出，如果行政當局離開了這些領土，無秩序和紊亂狀態便將發生。還沒有一個人證明印度尼西亞人不能在其本國的領土上維持秩序。有種種理由相信他們是能夠的。無論如何，如果理事會若干理事認為美國代表所提到的行政當局問題和軍隊的撤退問題不同，本人要請波蘭代表不要反對將關於行政當局的修正案從這件提案中撤出，並將關於行政當局的修正案單獨付表決——如美國代表所建議的——並將關於撤退軍隊的提案亦單獨付表決。本人再說一遍：將關於撤退軍隊的提案亦單獨付表決。

Mr. VAN KLEFFENS (荷蘭)：本人必須極端懇切地警告安全理事會不要接收蘇聯修正案。這個問題的明白的事實是：如果我們的軍隊從現在秩序業已恢復的地區撤退，則當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隊伍回來的時候將有恐怖的報復行爲，而屬於各種族的許多人民將成爲這種報復的犧牲者。

因此本人再說一遍：本人必須極端懇切地警告本理事會不要接受此項修正案。本人要在此時此地宣佈：如果此項修正案被接受，荷蘭政府對於將來必然會接着發生的若干事情，將不負責任，同時本人深信將來理事會對於這些事情會感覺遺憾。

主席：本人不知道如果本人建議把這件提案當作一件單獨的提案，蘇聯代表是否會同意。我們可以接受第一件決議案，因爲它已經通過，將目前這件提案留待以後一次會議上提出和討論。這個提案需要很長的時間加以討論，本人認為許多理事都希望就這個問題發言。因爲現在時間已經很晚，不如將這件提案作爲一件單獨的決議案提出，在以後舉行的會議上加以處理。

我們還沒有將印度尼西亞問題處理完畢；還有其他事項須加討論。如果蘇聯代表接受本人的建議，我們現在可以延會。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是就該決議案而提出這件提案的，<sup>10</sup> 本人認為這一段應該構成該決議案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同意我們不打算在今天結束這個問題，並且定期再開一次會以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則本人並無異議。可是本人認為這件提案是該決議案的一部分。

主席：如此則爲了不妨礙或耽擱項目(a)及(b)的執行起見，我們可以表決這件決議案，這件決議案後可附載一件附錄。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認為這一段是我們所通過的決議案的一部分。因爲這個問題是一個實體問題，而不是這個提案是否是一個單獨的決議案或一個決議案的一部分的問題，但本人不願意將這個問題孤立起來，而無限期地延緩這個問題的討論。爲了這個理由，本人贊成通過一個固定的決議。

此外，本人曾問波蘭代表他是否同意將這個行政當局問題作爲一件單獨的修正案，因爲美國代表似乎認為這不是一件事情。他沒有說到軍隊的撤退，但是他說行政當局的撤退足以引起現在由這個行政當局和荷蘭軍隊所佔領的領土的無秩序和混亂狀態。

主席：現在我們有四位代表要發言，但是如果他們對於各方就這個問題所說的話感覺滿意，如果他撤銷發言的請求，我們便可立即表決這件決議案。

既然他們希望發言，本人首先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話。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對於本人以前所作的陳述毫無增加，這種陳述沒有受到任何相反的議論的影響。

Mr. SEN (印度)：記得要求荷蘭軍隊撤退至他們原先的地位的提案是在本人發表初步意見時提出的。本人沒有發揮這個論點的惟一理由是據本人的了解如果把它當作決議案的一部分，它可能耽擱我們所熱切希望通過的決議案的實體——即戰鬪行爲的停止。這件修正案既然已經提出安全理事會，本人希望能夠說幾句話。

本人曾說這一點也應成爲理事會關於戰鬪行爲應即停止的訓令的一部分，因爲除非這樣做，否則在談判的時候荷蘭方面會獲得過分的

<sup>10</sup> 參閱第一七二次會議。

利益。諸位當記得在最近幾個月內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的關係的歷史。自從協定簽訂以來，當事雙方都在印度尼西亞境內部署傾軋，現在的戰鬪行為僅是當事雙方活動的頂點。最近荷蘭政府顯然發現他們有足夠的軍隊將他們的軍事控制推廣至整個地區，他們幾乎完全沒有任何警告便發動了軍事行動。如果在現在這個階段，在要求荷蘭政府停止戰鬪行為的時候，我們不同時要求他們撤退至原陣地，則本人深恐將來在從事談判的時候會給他們以一種過份的優勢。

昨天在第一百七十一次會議上，荷蘭代表說了幾句十分重要的話。他說荷蘭在向印度尼西亞進行這種戰爭的時候，獲得東印度尼西亞和婆羅洲的充份支持。今年之初當英國軍隊從東印度尼西亞和婆羅洲等島嶼撤退的時候，這些島嶼歸於荷蘭的軍事控制，這一點是頗有深長意味的。

荷蘭代表又稱，在最近幾天內，荷蘭軍隊不論在何處都被呼為救主。人們告訴他們說人民希望將共和國政府的權力推翻。本人說這一句話有深長的意味，因為看來荷蘭軍隊不論進到何處，人民都傾向荷蘭政府方面。據我們看來這一點有深長的意味，因為若干年前我們印度也有一些關於這種殖民地的行政技術的經驗。因此，我們覺得安全理事會在訓令停止戰鬪行為時如果亦要求荷蘭軍隊回到他們原先的陣地，則安全理事會是在主持公道。

美國代表說如果採取這種行動，它會引致紊亂狀態。本人要答覆說：如果不這樣辦，它會變成一個化膿的瘡口；如果戰鬪行為祇有一種暫時性的停止，則我們不能盼望該地區有任何和平。

因此從這個觀點看來，本人要說安全理事會有責任要求荷蘭軍隊撤退至他們原先的陣地。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 如有人所建議的，澳大利亞代表團希望這件提案將單獨加以處理不要附在我們已經通過的那件決議案的後面。各位理事當猶記得我們以前就決議案的表決程序發言時，我們曾表示一種希望，即蘇聯修正案不致堅決要求通過。

作為原決議案的撰擬者，澳大利亞政府和澳大利亞代表團覺得這件修正案內所載的論點比其他一切規定加起來還要令人煩惱。我們深知這個問題可以議論和討論多天。因此，經過深思熟慮後，為了兩個理由決定不將這一點列

入。第一，諸位將注意到我們依照我們就這個案件所援引的憲章條款，曾要求當事雙方採取某些行動，作為臨時措施。現在我們審查這個案件所依據的第七章內的一條說，安全理事會所規定的任何臨時辦法並不妨礙任一當事國的權利要求或立場。

還有若干十分真實的實際問題。當軍隊有了接觸而獲得停火的命令時，人們祇能希望雙方會遵從常識和理智行事，同時希望雙方會撤退以便採取措施恢復一切破壞。不僅如此，如諸位理事所知道的，當一方面退却的時候，另一方面會前進。這些軍隊之間不斷發生磨擦和戰鬪，有時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因此各種事件都可能發生。為了這些理由，我們沒有將這一點列入我們的決議案內作為提案(c)，但讓理事會根據良知至少在現階段不考慮這個問題，而堅決實現我們心中所有的兩個目前的目標，為了這個理由，我們在現階段不能投票贊成理事會現在所審議的這個修正案。

Mr. LANGE (波蘭): 本人只要說本人不反對將關於行政當局的一段單獨付表決。本人已經就這件修正案的優點表示了意見，本人不願意再加討論。

Mr. JOHNSON (美利堅合眾國): 我國和我國代表團的立場一貫地是站在自由主義和自由的政治演進方面，所以本人覺得在聽了印度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的陳述之後必須說幾句簡短的話。

美國根據純粹的實際理由反對這件決議案。我們並不預期如果我們不告訴交戰的部隊回到他們的原陣地去，他們便會永遠留在他們的所在地。我們僅僅要求假以足夠的時間，使實體情況的發展逐漸產生結果，而不要在明瞭將來的情況以前便試圖促成和平。目前我們不知道那些地區的情況如何。我們沒有情報。我們知道有些地區內有大批中國人；那裏有些不為人民所了解的外國人。在一個處於戰爭情況下的區域內，如將警察管制和行政當局立即取消，便會產生紛擾。

我們在要求這些人民停止戰鬪行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要求，我們必須假定他們會遵從這種請求，而且會以和平方法尋求協議。這些軍隊將逐漸消散。在他們消散的時候，民政當局會以雙方之間共同協議方式逐漸接管。我們不需要發出立即撤至原陣地的強迫命令，因為我們還不知道立即撤退至原陣地的訓令之執行對於位在該地而且沒有捲入戰鬪的人民會發

生何種意義。安全理事會不應擔負這種責任。今天下午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本人認為理事會可到此為止。

蘇聯修正案內的各點是涉及法律問題的實體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在處理這個案件的其他未了事項時加以考慮；它們和我們剛才所通過的決議案毫不相干。

**主席：**蘇聯代表堅決要求現在將其修正案付表決。由於各方在討論中似乎已經發揮無餘，本人要將該修正案付表決，並將該修正案內“民政當局”等字取消，這一點是波蘭代表提議的。現在該修正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認為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雙方之軍隊應立即撤至其在軍事行動開始前所佔領之陣地。”

舉手表決。贊成者兩票，棄權者九。該修正案因未獲得七理事國之可決票，未獲通過。

**贊成者：**

波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

澳大利亞

比利時

巴西

中國

哥倫比亞

法蘭西

敘利亞

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眾國

**主席：**這件修正案未經通過。

**Mr. LANGE (波蘭)：**由於這件修正案沒有通過，另一件修正案也沒有加以考慮的必要了。

**主席：**本人建議我們今天不要繼續討論。這並不是說這個問題不能在以後一次會議上，也許下星期，也許再晚些，等到這個問題業經被清楚地了解後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來。這並非拒絕或否決這個提案的實體。大多數在表決時棄權以及沒有投贊成票的理事都有這種意思，如澳大利亞代表所說明者。如本人在開頭時所提議的，這個問題可以在最近將來的適當時候，在將來的一次會議上加以討論。

本人將經修正後的決議案全文付最後的表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要解釋為什麼本人在表決前文時棄權。本人認為這個前文太弱，同時它對於印度尼西亞境內的現狀所作的估計——如果可被稱為一種估計的話——也不够充分。本人棄權的理由和那些促使安全理事會中其他代表棄權的理由大不相同。本人認為刻正發生一種和平之破壞情事，而這一點應該在前文中提及，如澳大利亞原決議案那樣。不幸，主席所作裁定使澳大利亞決議案開頭兩段不可能被通過。因此，這些就是本人在表決前文時棄權的理由；本人認為它太弱，而且不够充分。

**主席：**安全理事會就這些項目通過了決議後，本人訓令秘書處請駐華盛頓的荷蘭大使將安全理事會這件決議案通知荷蘭政府，並且要求立即就這件決議案採取行動。本人也訓令秘書處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出一件具有這種意思的電報，要求他們立即依照這件決議案辦理。

**Mr. LAWFORD (聯合王國)：**本人要就一個程序問題發言。

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如下：“安全理事會對於其他一切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表決之，...”本人僅僅要提請注意這一點，因為幾乎在這件決議案所有各段表決時有兩常任理事國棄權。本人要將本代表團的態度說明，以期不發生任何誤會。

聯合王國沒有反對這件決議案，同時爲了本人所舉出的理由而且本人希望這些理由不會在這裏被誤解，本人在實際上也沒有能够對這件決議案投贊成票。聯合王國棄權了；但鑒於這裏人人明白希望這種戰爭能够停止，聯合王國不願意它的棄權被視為一種否決，以致使否則可以獲得必要的多數票的決議案無效。

**主席：**本人認為有一點現已成為安全理事會中的法律——而這種解釋久已爲各方所接受——即棄權不被認為是否決，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票的意思是說參加投票的常任理事國所投的票。但故意棄權的不被視為投了否決票。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請問主席我們是否將對整個決議案作一表決。不論如何，本人要作一解釋。

**主席：**本人認為這一件決議案既然已經逐段通過，這就等於說整個決議案也已通過。蘇聯代表是否認為如此？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本人不能說, 本人不在提出任何建議, 本人僅僅發出一個問題。

**主席:** 本人認為無須就整個決議案作一表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本人對這件決議案(a)及(b)兩段投贊成票。雖然本人認為這件決議案太弱而且不够充分, 可是一般言之, 本人贊同這件決議案的全文。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人民從這件決議案得不到什麼利益, 因為安全理事會沒有規定軍隊應從軍事行動期間所佔領的領土立即撤退。除非作了這樣一種決定, 否則如本人所已指出的, 印度尼西亞人民得不到什麼利益。現在我們已經結束了關於這件決議案及其修正案的討論, 上述各節就是本人要就蘇聯代表團的立場提供的解釋。

Mr.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 本人要簡單地解釋本人的棄權理由。理事會覺得不能依照法蘭西代表團的建議諮詢國際法院的意見, 也不能保留法律問題而不為了這個原因延緩發出停止戰鬪行為的呼籲, 比利時代表團對此表示遺憾。

理事會寧願不解決這個職權問題便向前進行。因此比利時代表團覺得不得不在表決時棄權。它對於理事會在此事項上的職權問題曾作了最明白的保留。

Mr. LÓPEZ (哥倫比亞): 本人要說本人正是爲了主席所表示的理由在蘇聯修正案表決

時棄權。本人相信最好將此事項擱置起來, 等到以後再談; 我們之沒有表決並不是說這個問題不能在將來理事會認為有必要時加以討論。相反地, 本人認為將這事項擱置起來是一種明智的措施。本人很要求蘇聯代表同意我們將來單獨討論此事項, 但是本人未敢這樣做。

Mr. PARODI (法蘭西): 各方已作了若干陳述。本人打算說的法話不會花費理事會很多時間。本人贊同比利時代表陳述的實體, 而且要增添一句話: 作為理事會中一個常任理事國的代表, 本人很謹慎地沒有對此決議案投反對票, 雖然本人是反對它的, 本人僅僅棄權, 以期便利我們的工作的一般進展。

可是本人要十分強調一點: 據本人看來我們剛才所作的決定是極堪遺憾的; 關於此項決定理事會還沒有解決其對於這樣一個嚴重事項的職權問題。可是主席先生, 本人歡迎您所說這件決議案並沒有解決職權問題一節。這是一句很重要的話, 本人再度表示注意。

本人要再說一遍: 本人也要作比利時代表團所作的保留。

**主席:** 在今天的會議上我們完成了良好的工作, 爲此本人要感謝理事會。印度尼西亞問題仍舊留在議程上, 以便隨後加以審議。下次會議將於星期一午後三時舉行, 希臘問題將列入議程。

午後八時十五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o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聯合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oduzeca,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172 and 173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75; 5/- stg.; Sw. fr. 3.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C.H.-60-12217

June 1961-100